

《論語》文丛

午睡颂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《論語》
文丛

午睡颂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睡颂 / 论语社编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5. 7

(《论语》文丛)

ISBN 978-7-5458-1121-6

I. ①午… II. ①论…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I26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5531 号

策 划 薛 羽
责任编辑 张允允
技术编辑 丁 多
装帧设计 郦书径

午睡颂

论语社 编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mm 1/32
印 张 10.625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1121-6/L 323
定 价 25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论语》杂志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的文学刊物。以其坚强的撰稿阵容,丰富的栏目话题,鲜明的“幽默”个性,在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正如主编林语堂所言,《论语》办刊“大概有性灵,有骨气,有见解,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”,“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,好友几人,密室闲谈,全无道学气味”,因而汇聚了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丰子恺、老舍等各路名家,充分展开现代散文书写的“闲话风”脉络,纵论东西,谐谑古今,取得了不俗的实绩,至今不乏后来者追慕其流风遗韵。

本社在 2014 年重新影印全套《论语》,2015 年初选编三卷《〈论语〉漫画图鉴》之后,继续推出《明清的清算豪门案》、《过年日程》、《曼殊大师之“吃”癖》、《东京花见》、

《午睡颂》、《家之上下四旁》等六卷《〈论语〉文丛》，更集中呈现《论语》散文的眼界关怀、主题设定、篇章呼应及书写意趣，奉献一套兼具资料性、鉴赏性、可读性的精致选集，以飨读者。

文丛的分卷编选基本上按文章主题分类，但为丰富话题、平衡篇幅计，亦有适当通融。各分卷篇目原则上以《论语》登载先后为序，但个别分期载完的文章则汇总连篇，以便阅读。编选文稿除纠正个别明显文字讹误，或依现代通例酌情调整少数标点符号以方便读者外，基本保持初刊原貌。极个别因原刊印刷质量导致无法辨识的文字，则用缺字符号表示。

本册收录有关中国历史中的典章制度考辨、史事人物品鉴、时令民俗溯源等方面的文章，或新见迭出，或喻古讽今，意趣盎然，亲切可读。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2015年6月

目次

说茶	曙 山	1
蚤虱辨	孤鸿 语堂	6
谈胡子	梁得所	12
烟的副作用	姚 颖	16
虱学讲座	宋春舫	22
狗的文化——一名《人与兽的 区别》	曙 山	28
论女子的衣领	徐 訢	39
说冻疮	恩	43
午睡颂	问 笔	46

猫狗——指东话西之一	大 灾	53
茶话	钱仁康	57
论西装	语 堂	60
说抽烟	刘大杰	67
吃瓜子	丰子恺	71
论写信	李良广	80
谈睡眠	邵洵美	84
猫鼠之间	曙 山	89
喝酒	刘大杰	93
人力车	平 伯	97
中国虱学	慕 南	100
谈公园	茂 修	112
说汽车	中 五	120
谈痰	西贝子	132
知识	金克木	138
“鬼”的箭垛	曹聚仁	144
中国虱学之又一裔	慕 南	150
雨	钱仁康	161
香瓜子的猖獗	有 若	166

说旅馆	华 五	171
谈洋车	李子温	178
谈眼泪	呆 鸟	183
气论	正 予	189
谈狗	江寄萍	193
服装论	钟 汉	198
拾翠簪灯语	何芳洲	202
扬州春灯	种 因	208
“灯”在兴化	李元柏	214
灯下谈灯	贾澄波	218
塔灯	文钦许	225
莲花灯	李淑英	228
牛谈	慕 南	233
虱学碎谈	慕 南	236
厕谈	慕 南	248
拉杂谈“哭”	凤 纶	261
虱学碎话(上)	慕 南	267
虱学碎话(下)	慕 南	280
名震全球的中国菜	逸 峰	292

北平夏蔬小吃	芳 序	297
谈牛篇(上)	李之谟	301
谈牛篇(下)	李之谟	321

说 茶

曙 山

人每每于饭饱、酒醉、疲劳过甚或忧愁莫解的时候，一旦遇有一杯芬芳适口的香茗，把它端起来咕噜咕噜的几口喝下去，其功用正如阿芙蓉膏之对于泪流气沮的黑籍朋友，能立刻的使其活跃鼓舞，精神焕发；又如深恶严冬困苦的人们，一到清朗明媚的春天，忽置身于清旷秀丽的境地，有谁能不陡觉那般清快怡悦的舒服，真无言可喻？

毕竟我们中国人，不愧为拥有五千年来最古最高文化的优等民族，所以早早的就在人类生活史中发明了这种有益于人的“清心剂”——茶，也曾以此夸耀过世界，称为中国的特产。

讲起茶道，我固然是一个爱喝白水的门外汉（但我以前

也是一个爱喝好茶者，只因在学校时被那走廊下的大茶壶、把我的胃口灌坏，于是我的这种口福遂完全被剥夺而犹未复)，谈不出来一篇什么大道理。不过我在人海中浮沉，从来就欢喜在工作余暇乱翻些书籍，固此也就拾得先民的牙慧不少。

例如唐代的那位“茶神”或“茶颠”的陆羽先生，他因嗜茶，曾著一部千秋不朽的《茶经》；到了宋代，又有两位大茶客的丁谓和蔡襄，前者复撰《茶图》以行世，后者亦著《茶录》以传后；就仅仅的在这些里面，已把茶道讲得没有我们插嘴的余地。其他如卢同的《茶歌》、东坡的《茶赋》，更都是千载不朽的茶铭，而今可视为“喝茶礼赞”。即如吴淑的《茶赋》，使我们一读其“嘉雀舌之纤嫩，玩蝉翼之轻盈”的句子，也就足够我们冥想到那口快心悅的一种味儿了。

又《唐书》内所说：“唐大中时，东都进一僧，年百三十岁。宣宗问：‘服何药？’对曰：‘臣少也贱，素不知药，惟嗜茶。’因赐名茶五十斤，命居保寿宫。……”可见在唐代喝茶风气最盛的时候，茶不但是“清心剂”，并被看做“保寿散”或“延命丹”。

因为茶对人有这样的功用，遂往往被视为风流人物的韵事，且也易与文士诗人缔结了良缘，先就我国的古人来说，如上所述的几位“茶神”、“茶颠”、“茶客”等，兹不再赘，他如齐之晏婴，汉之杨雄、司马相如，吴之韦曜，晋之刘琨、张载远、祖纳、谢安、左思等，谁非屈指的“茶”迷？

美国的白洛克（H. I Brook）氏，他于一九三一年在 *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* 七月号之中发表了《大作家的创作秘诀》一文，辟头的就说：“最近高尔斯华绥（John Galsworthy）氏，在牛津大学讲演关于他的创作秘诀，他因此说小说家，必定不是仅以他自身的事为题材，而成功为创作的作家的，是把烟管、笔尖和稿纸，注意于其结联成一片。”以下他又大论作家之吸烟，由此导入了梦国，虽然这梦与在那烟管上的烟，终至归于消灭了无踪，但必陶醉于那幻想之中的。由此我又想到作家之于茶，必定比烟还重要，因为我们常看到，极大多数的作家都喜爱进咖啡店去品饮名茶，甚至于有什么什么“茶会”的组织，然终未闻谁进 Smoking Room，也拿来当做一回事谈说。（记者按：此语诬也。世上成功文人之书斋，无一非 smoking room 也。）

我在南京，所以再略谈谈南京的茶风。所谓“到夫子庙

吃茶去”的一句话，差不多成为“南京人”的一种极流行的口头禅。他们不但应酬或消遣，常说这句话，其实凡是有闲阶级或失业的人，十之八九都以那里为其消磨岁月的乐园，甚至风雨无阻的天天早半跑到那里去，直到子午炮忽张口怒吼的时候，才各鸟兽星散。

夫子庙有名的茶社，当然是大禄、新奇芳阁、六朝居、民众等家。因此你偶尔的要到那几家去吃一回，便往往会因为座上客常满，叫你连呼倒霉不置而抱头鼠窜。幸而挤在黑暗的一角坐下来，那末你非牺牲了半天工夫，使劲的把性子捺住了不可。不然的话，你不致因等待不迭而拂袖欲去，便因叫嚣恼怒而肚皮已饱。只怪那些干丝、大面和烧饼、包子等，到底不能把人的嘴满满的塞起来，所以从各人的牙缝虽少少的漏出几句话，却因其总和之力业已震动的屋瓦欲飞。呵，不错，意大利的谚语说：“在有三个女人和一只鹅的地方，那里就成了市场。”（女同胞们，这我是说人家的话啦，请恕我无罪！）那末，明乎此则这也就不足怪了。

这些茶社和上海的青莲阁差不多，可以为议和会场，可以为临时法庭，可以为婚姻介绍，可以为选举运动铺，还可以为朋谋敲诈，密议抢劫……等等的流动魔窟。这里的茶

呢，自然全为滋润他们粗燥喉咙的液汁，助长他们谈吐声音的嘹亮。

至于下晚入夜的一场，那情景与早半的便完全不同了。至此锣鼓喧天，灯光灿灼，一般金迷纸醉，人肉熟烂的气分，简直使你一不当心便会醉倒如泥而一塌糊涂。这时大开其张的却不止是上举的几家了，如什么麟凤阁、天韵楼、大世界、又世界、月宫、四明楼……等等，莫不是门庭若市，生意兴隆。以这一带通天赤地的光亮，与下关大马路上的遥遥相映，其魅力殆同样的互相颉颃，各显神通。然其主要的支柱是什么呢？决不是茶，而是元好问早说过的“学念新诗似小茶”的“牙牙娇女”、个个“堪夸”的摩登女郎。他们所有的东西是声、色、肉，这里若缺少了她们便没有戏唱，更没有饭吃，自然也决不会还有人来喝那一杯少有滋味的苦茶。

二二，三，一九，于昏沉的灯下。

蚤虱辨

一、辩

孤 鸿

读《论语》第十四期，一翻开封面便读到“中国究有臭虫否”一文，不禁掷书端坐，摇首闭目而长叹曰：“论语编者原来不认得虱子也！”

原文云：“……而有所谓虱（又作虱，作蚤，三字通）……”又云：“但是古之所谓虱，似多是跳蚤，……”以下引经据典，全是我们的虱子的故事。最后结论，则云：“……皆不能证明确是臭虫，而非跳虱。”古来究竟有没有臭虫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，恕不置喙。惟翻来覆去把虱子与跳蚤混为一谈，兹事重大，不可以不辨。

谨案：虱子与跳蚤，本是二物。就动学讲起来，他们不但不同属，而且不同目——我现在常和几位植物学家在一起，什么叫同种、什么叫同科、什么叫同目，已经弄得很明白。凡事都应找出“科学的根据”，不是吗？——同属还可再分多少种咧，何况连目都不同呢？万不可混为一谈，万不能混为一谈！

就常识来讲，我们也可以辨明那个是虱子、那个是跳蚤。先就形态来说：虱子是白色，跳蚤是褐色；虱子身扁，跳蚤身圆；虱子六足平列，跳蚤六足前曲；虱子口作半齿形，跳蚤则口有吸管；虱子饱了肚面色红，跳蚤饱了不过肚子略大而已：（因皮色与血色相同，不能分辨也）“诸如一个此类”——谨案：此句乃“吾友”何容先生所创，鄙人不过抄袭而已，不敢掠美，特此声明——用肉眼可以一一分辨，若用扩大镜仔细观察，哼！不同之点，还多着咧！

次就动作来说，两者也不一样。跳蚤走时要跳。到人身上，随处乱攒，这里一口，那里一口。其行止宛如当代要人之坐飞机，使人捉摸不定。虱子则不然。走起路来，雍容大雅，慢慢腾腾，不慌不忙，且吃且行。其举动全似从前的老官僚，十分老成持重。

再说吃血方法，也有区别。跳蚤找到一块肥肉，立刻插进口管，竖起六足，拼命吸取。我们当时便觉得有如针刺，马上用手去搔。好在他口急腿快，你手到时，他早跑了。这也是现在青年政客的行径：得一美缺，立刻做中饱勾当。等到有人查办时，他早溜到香港南洋游历去了。至于虱子，则完全不是这种办法。他盘据一个隐蔽之处，待时而动。等到机会来了，不动声色，不费气力，只把嘴送出来，一口一口地慢慢吸取。吸得轻时，你简直不会觉得！吸得重了，也不过一遍模糊，叫你说不清究竟是那里痒，想搔也无从搔起；只不过耸起肩头，把皮肤靠紧衣服擦一擦，充其量也就是隔着衣服用手挠一挠，绝不会大兴问罪之师的。你不见政府可以改组几回，有几个什么长之流永远不动而且轻易也没有什么毛病可指摘么？他们的方法便是跟虱子学来的了。

因为虱子举止大方，行动文雅，所以王猛才可以“扞虱而谈”、又才能在王荆公须上邀到“上顾而笑”的光荣。此外阮藉、王充、韩非子、抱朴子，以至于苏隐，无一不是说虱子。只有朱敦儒“饿蚤”之说或者指的是跳蚤。因此我断定虱子是道地的国产，而跳蚤或者是舶来品（不必一定用船